

第四輯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

上海教育出版社

漢語史

學報

漢語史學報

第四輯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汉语史学报. 第4辑 /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11
ISBN 7-5320-9254-2

I. 汉... II. 浙... III. 汉语史—丛刊
IV. 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109100号

漢語史學報

第四輯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編

執行主編 王雲路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網: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號 郵編: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經銷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4 插頁 4 字數 303,00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000 本

ISBN 7-5320-9254-2/H·0089 定價: 28.00 元

目 錄

中國口語史的構想	(日)入矢義高(1)
重疊與歸一——漢語語法歷史發展中的一種特殊形式	曹廣順(8)
也談持續體標記“着”的來源	吳福祥(17)
漢語語法史中的語言接觸與語法變化	遇笑容(27)
從東漢文獻看漢代句末否定詞的詞性	俞理明(35)
漢譯佛經中表疑問的語氣詞“那”	蔣冀騁 龍國富(42)
“打頭破”類隔開式動補結構的產生和發展	趙長才(54)
隋唐五代的一組稱人名量詞	王紹新(61)
“畢竟”在近代漢語中的發展演變研究	孫菊芬(76)
近代漢語強化否定的“白”“再”“更”“通”	張誼生(83)
准時態助詞“起來”源流研究	陳秀蘭(97)
《切韻》齊韻系字在晉代音注中的表現	簡啓賢(105)
《龍龕手鏡》所引《經音義》、《音義》考	鄭賢章(113)
《道行般若經》與其漢文異譯的互校	胡敕瑞(127)
俗字考辨	張 標(147)
中古漢語詞的客家方言例證	溫昌衍 溫美姬(153)
敦煌變文校讀札記	武建宇(157)
常用詞“矢、箭”的歷時替換考	史光輝(160)
《清平山堂話本》詞語例釋	曾昭聰(168)
從中古詞彙的特點看漢語史的分期	方一新(178)
吳方言與明清白話著作語言研究芻議	周志鋒(185)
關於《晉書》的語料年代	王魁偉(192)
《世說新語辭典》札記	闕緒良(196)
讀《漢語方言學史研究》	徐時儀(206)

俗語言研究領域的一朵奇葩

- 讀《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項楚卷》有感…………… 叢 緣(213)
- 編者的話…………… 王雲路(220)

中國口語史的構想^①

(日)入矢義高

內容提要 本文是日本學者入矢義高先生 1986 年在東北大學作的演講，刊於《集刊東洋學》第五十六號。文中就古白話口語詞研究和漢語口語史研究提出了一個初步的構想。

關鍵詞 古白話口語詞 漢語口語史 構想

爲什麼我會起這麼一個宏大的題目？因爲我最近有了這樣一個心願，即對自己做過的工作做一個總結。因爲我已經七十五歲了，最多也不過再活十年左右，想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工作做個匯總。然而怎樣來進行總結，目前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構想，現在正在進行一個基礎性的整理工作。

我爲什麼會對中國的口語產生興趣呢？這有一個緣起。當年我從京都大學畢業後，即到廣島縣當了三年的舊制中學的教師，在第三年的第三學期時，收到了倉石武四郎先生^②的來信，說到東方文化研究所^③組織了一個編纂《元曲辭典》的研究小組，勸我參加這項編纂工作，於是我再次返回京都。從 1939 年 4 月起，我就參加了這個元曲研究班的集體閱讀和討論。當時要完全讀懂使用了大量元代口語的元曲，還必須先從語言方面入手，別無其他辦法。此後一直到 1949 年左右，作爲正式的研究班持續了大約十年。在此期間，吉川幸次郎先生^④也對此項研究注入了很大的熱情，還親自把自己的書齋起名爲“詒曲居”。當時，有助於元曲研究的辭典一本都沒有，因此只能全力以赴把《元曲選》一百種一一地依次讀遍，邊揣摩邊讀，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辦法。

此外，記得倉石先生在岩波書店出版《中國語辭典》時，我曾多次拜訪過他。在此書的最後排版校正階段，他對我說：“我的這項工作馬上就可以完成，以後希望你們年輕人務必協助編寫近代至中世的古白話辭典，希望你能爲此出一份力。”這話我至今還記得。

在此總是講自己做的事情可有點不敢當，但還記得戰後不久在京都遇見了美國來的羅斯·佐佐木夫人(Ruth F. Sasaki)^⑤。她現在已經去世了。那時候她已做過一些“禪”的研究。爲了向歐美人介紹“禪”，她對“禪”的基本文獻的翻譯傾注了很多的心血。我也協助她工作了二十多年。我和幾位美國人一起翻譯《臨濟錄》時，《臨濟錄》在解釋上有很多錯誤的地方，特別是《臨濟錄》中的一些口語及有關口語中涉及的文理方面誤讀的地方，對這些錯誤只能逐步地依次訂正。當時羅斯夫人曾說希望我能編一本有關唐宋口語的具體實用的簡明辭典，她連書名都已定好，那就是 A Handbook of Tang-Song Colloquial(即《唐宋白話辭典》)。當時

既然書名都已擬定好了，我也就暫且先編寫起來，但還僅限於粗綫條，很不成體系，最後沒有完成。

最近五六年前，不知有何原因，中國學者開始進行近代漢語詞語的訓詁學研究，而一下子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視，出版了大量的有關這方面的著作和論文。不過，有關漢語史方面的研究，還是日本學者居領先的地位。衆所周知，太田辰夫先生^⑥於1958年出版的《中國語歷史文法》是公認的具有紀念碑性質的著作。就現階段而言，儘管有些地方還需要修改，但在當時這本書可以說是構成這方面研究領域的基礎。我認為這是一項非常出色的工作。太田先生的這本書屢次在歐美學者的論文中被引用，可以說是一本至今還保持其生命力的經典著作。此後在中國出版了張相先生的《詩詞曲語辭匯釋》，還有代表中國研究語言學的呂叔湘先生所寫的有關唐宋時代詞語詞義的一些優秀的研究。

此後，就像剛纔松尾良樹先生^⑦所說的，到了大部分學者可以比較自由地使用敦煌資料的階段，即所謂的敦煌學在中國又重新嶄露頭角的時候，出版了蔣禮鴻先生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這本書在中國是一本非常出色的書籍，成為正像剛纔所說的導致近幾年來的訓詁學研究興盛的直接原因。不久，又出現了現已去世的志村良治先生^⑧的扎實和周密的《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據說這本書在中國也得到很高的評價。但是對於目前中國學者所做的訓詁學研究，我略微有點自己的看法，想提出一些意見。例如剛纔提到的《詩詞曲語辭匯釋》，雖然受到學界的歡迎，幾次再版，但我認為張先生在釋詞的方法上存在一些問題。我曾寫過一篇書評^⑨，提到這個問題。舉例來說，“須”這個詞，除了一般意義“必須”以外，還有“雖然”的意思，張先生把“須”的詞義分為六種，分得非常細。由於分得太細，反而難以揭示其內在關聯的綫索。為什麼要把意思作如此的細分？這個詞最初的基本義是什麼？其引申的綫索是什麼？張先生沒有提到這些問題，僅僅是進行了細分。過去日本也有這樣做的人。張先生把“須”細分為六種意思，“雖”被列在第六個意思，為什麼要把它放在第六個意思？其理由是什麼？我想“須”基本上可用“必須”和“必然”兩種意思概括其詞義。在作為強調的副詞使用時，先對事實肯定“確實是如此”，然後又有把這個意思反轉使用。文言也有這個用法。例如“信”表示“確實”、“誠然”，其後的句意幾乎都帶有轉折。這種強調的副詞大多都具有這種功能，例如阿瑟·韋利氏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英語的 certainly（確實地）也與此相似，用這個副詞一般轉折成後面的 but。由此可看出“雖”有“須”義的原因就是這樣的功能。我認為詞義的研究必須追溯詞義的來歷並把它交代清楚，訓詁學不能僅僅是細分詞義而已。

此外最近在大陸出版的詞典類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修訂本《辭源》中收錄了很多古白話詞語，這也許是這本修訂本的特色。這樣雖好，可在寫法上僅僅就某個詞是什麼意思，給出其出處例證的資料，這樣的寫法讓人有些困惑。因為它缺乏漢語史的觀點，對每個詞語，先說詞義，後舉例證就了事的寫法，作為詞典來說，似乎有點不充分。

舉一例來說，“猶故”、“猶自”、“猶古自（猶兀自）”、“還是”都是“仍然”、“尚且”的意思。“猶故”這個詞，正如剛纔松尾先生所舉的例子在鳩摩羅什的漢譯佛典經常出現，過去被解釋為“如同原來一樣”，其實它是六朝時代的一個詞，從六朝的後期到唐代是“猶自”，元代是“猶

古自”、“猶兀自”，其隨着時代變化而如此地演變，到了現代就變成了“還是”。這樣它演變的歷史就清楚了。然而這僅僅知道它變化發展的現象，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變化就很難說清楚了。還可以舉個類似的例子，即“就使”、“正使（整使）”。“就使”這個詞即使在現代漢語中也使用，有“儘管”的意思，但有點奇怪的是早在《後漢書》中這個詞就已經出現了。此後到了六朝時代幾乎都變成“正使”或“整使”，這在羅什的翻譯中也出現過。而這個“就使”是在《後漢書》中使用過後，經過好幾個朝代都沒有出現，又重新按原樣出現在現代漢語中的奇妙例子。還有一個很有特色的例子是“遮莫”、“遮渠”。“遮莫”這個詞在詩中常常使用，可不知為什麼在散文中幾乎不使用。它是一種詩的詞彙，意思是“儘管”，以往日本人讀作“本非如此，只能如此”之意，其實這是不恰當的。這是一個很奇妙的詞，從字面上看也無法理解會有這種意思。“遮渠”這個詞，在唐代元稹的詩裏偶爾出現過一次，在其他地方很少見。可是“遮莫”這個詞，從唐代一直到清朝為止，一直是固定地作為詩的用詞，然而最早出現的文獻是晉代的《搜神記》，這樣以後一直到唐代初期的《遊仙窟》中再出現，這中間的一段歷史是空白的。到底是使用過，還是雖然使用過而在文獻裏沒有被記載，這一點不明確。也許就是這個原因，宋代人好像已經不理解這個詞，在注釋唐詩時還對這個詞專門注解有各種各樣的說明，一般都把它解釋為“儘管”。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這裏再舉一例，可對剛纔松尾先生的報告進行一些補充。“為……乎（不）？”、“頗……耶（不、否）？”、“寧……不？”，這些都是疑問句。“為”、“頗”就像有種發語之辭，放在句子的開頭，其語氣輕微，在起筆時想表疑問時使用。六朝時代已出現了這三種句式。在羅什譯的佛典中好像也是按其年代先後而區別使用的。對於這一點，我花了很多心思來考慮，因為發音不同，這些疑問句肯定多少有一點在感覺表現上的微妙區別，可是要辨別這種微妙的區別，却是非常困難的。到了唐代已經不使用這種句式了，就變成“還……以不（以否、已不、已否、也不、也無、也未、與不、與否）”這些作為疑問句的關聯詞。“還”是已固定的，亦即“究竟”，“到底”，“懷疑”，是極其輕微的引導疑問的關聯詞。宋代已很少使用這些詞，到了元代則完全消失了。

剛纔松尾先生的報告中重點使用了很多鳩摩羅什漢譯佛典中的用例。幸好羅什譯的佛典大部分注明哪一部分是他在什麼時候翻譯的，大致的年代都很明了。如果以此作為錢索，只按照年代順序來閱讀羅什的譯本，那麼是否可以探索羅什譯本也有他的探索語言和文體的變遷乃至發展的足跡？我以前曾這樣推測過，聽說松尾先生現在正進行着這方面的研究。舉一個例子，在《大無量壽經》中出現的“曼強健時”、“曼佛在時”，一般都理解成“達到強健時”，其實這是錯誤的。應該解釋成“趁身體還強健時”的意思。到了唐代，又變化成“聞強”、“聞健”、“聞早”等形式。“聞早”即“趁早”，大概“聞”是由“曼”變化而來的。我認為從當時以“m”開頭的發音也可以推測這一變化的過程。“曼”、“聞”都是當時的口語詞，與此相當的文言是“及”。“及時”是“趁那個時候”的意思，就是說不要落後於時代，緊跟時代潮流的意思。“及世”是用於當世的時髦的意思。又“及熱”的意思也很明確。它出現在《齊民要術》詳細敘述各種各樣的燒菜方法中，意思是“熱的時候”，即“趁還沒有冷時”。“及時當勉勵”，這是東晉著名詩人陶淵明的詩句，在這首詩中是說趁年輕時盡可能地快樂，有酒時應盡情地暢飲。因

此“及時當勉勵”的意思是說不要錯過這個機會，趁還健康時盡情地暢飲。像這種“及”的用法，我認為是口語。

剛纔松尾先生做了報告，我聽了之後認為肯定會有人提出如何來區分文語和口語這樣的問題，幸虧沒有人提出此類問題。口語的歷史和一般的文言的歷史是完全不同的。再舉羅什的例子來說明。在《維摩經》中多次看到“多是”這個詞，表示“大概”、“恐怕”的意思，到了唐代在變文中變成了“多應”，同樣表示“大概”、“恐怕”，到了元代時變成了三個音節的“多應來”、“多應是”。我過去讀元曲時，曾偶然看到過和日語一樣的“多分”這個詞，而且看到過兩次，這着實讓我感到意外，“多分”和“多是”、“多應”確實是有聯繫的吧。“多分”中的“分”要念成去聲。這種奇妙的例子經常會出現。許多訓詁學者，當然我們也不例外，尤其是中國的訓詁學者，一找到稍微特殊一點的例子，往往立即會被吸引過去，結果沉溺於這類問題，以致未能意識到將當時一般的口語現象適量地、充分地記述下來，以便探討其演變的趨勢。

更有趣的是找到“能不”、“能無”這樣的特殊例子。

這兩個詞在一般的辭書中也許沒有。“能不”如果用在文言中肯定是反詰。然而如果是口語的話，同樣的句式却完全變成了別的意思。“能”是一個強調否定的副詞，即“絕不……”，“完全不……”。出乎意外，這是一個比較早就出現的詞，我在《鹽鐵論》中已查找到此詞的用例。六朝的文獻中也有一些用例，唐代寒山詩中雖還有三個，但此詞在唐代已很少使用，宋以後的文獻中就不再出現了。

稍微離題的話，戰前在普通的日語中“Sikasi(然而)”這個詞寫成有漢字的“併し”。為什麼會用“併”這個漢字，我年輕時不能理解。然而十幾年前我在幫助川口久雄先生校讀菅原道真的《菅家文草》時，在岩波書店的《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所收的詩句中發現了帶有“Sikasinagara”古訓的用例，而詩中的意思是“全部”，所以用這個“併”來表達。至於日語“Sikasinagara”作為轉折的副詞(義為“然而”)使用則是在很久以後的事了，日本古語詞典中就是這麼說的。

類似的用例在漢語中也能找出很多。我所感到困惑的一個詞是“但”，它是非常麻煩的詞。六朝(唐代也一樣)首先用“但是”、“但有”、“但凡”這些熟語表示“凡是”、“全部”、“所有”的意思。其次是在唐代較多用來表示“只要……就……”的意思。第三，用作表示“僅僅”、“僅此”等副詞義，和“只”完全一樣。可“只”變成雙音節詞“只是”時還是很麻煩。“只是”有兩層意思，即“一味”和轉折的“但是”義。到了晚唐時期，這兩種意思同時使用。那麼現在一般所說的“但是”義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的呢？回答這個問題不容易。太田先生《中國語歷史文法》裏列舉了後漢的例子，然而仔細斟酌一下，總覺得還有點疑問。雖然這只是一個詞，但是從歷史上來看，它的用法却在不斷地發生變化。

類似這種研究，應就每一個詞語進行研究，要一開始就進行扎扎實實的斷代研究。在此基礎上，再進行動態的通時研究。我認為只有這樣纔是常規的做法。當然做這種斷代研究也是一項很費工夫的工作，需要按順序查遍文獻，慎重地邊揣摩，邊推敲。這也許是一項幹不完的研究工作。可是如果不完成這項工作，口語史的構想也許不可能實現。但通過這樣一個一

個詞的研究，在或進或退的反復中總會獲得一些成熟的想法。

在此，再舉一個“急手”、“速手”、“只手”的例子。這些詞語中的“手”字，或寫成同音的“首”或“守”，這些都是沒有意義的詞綴。“急手”、“速手”也就是“急速”、“快點”，“只手”也只是“僅僅”的意思。那為什麼要使用這種奇妙的副詞詞綴呢？其來歷不很清楚。“急手”這個詞最早大概出現在《洛陽伽藍記》中，大約可追溯到北魏時代。《遊仙窟》中有“正首”這個詞。以往日本平安朝時代（9至12世紀）的古訓將這個詞讀成“真實”，《遊仙窟》的舊注稱“正首猶真誠也”，古訓就根據這一條舊注把“首”看作副詞詞綴。其實這個注釋是錯誤的。因為只有上述三例可附帶 shou（手、首、守）作為副詞詞綴，並不是所有副詞都可以附帶的。這裏又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它有局限性，同樣的詞綴還有“生”。它是以三音節居多。例如“太憎生”、“可憐生”，即“可惡的”、“可憐的”意思，然而形容詞或副詞可附帶“生”的詞大約也只有五六種，或者種類有所規定，只能附帶在有相同性詞彙的後面。

類似的例子還有一些，例如“向北”這個詞在唐代的文獻中常常出現，其意思經常要被誤解成“朝北”。其實不然，“向北”中的“向”是沒有意思的，只是一個前綴。“向南”也一樣，也只是“南面”的意思，“向”是個前綴。那麼以此類推，是否也可以說成“向東”、“向西”呢？可這是不能用的。這種用法只限於“向北”、“向南”、“向下”、“向上”、“向前”、“向後”。如果能找出一條可以區別每個詞語屬性的規律就好了，但現階段往往被這種特殊性折騰，如老是這樣被折騰的話，就不能進行漢語史的研究了。

從北魏、六朝早期到唐代一段時間內偶爾在文獻中出現過一些奇妙的詞彙：“年別”、“月別”。“年別”即“每年”的意思，還有“日別”、“人別”、“家別”等，《北齊書》和《齊民要術》中有很多帶“別”字的用例。小川環樹先生^⑧推測這或許是烏拉爾·阿爾泰語系的詞彙摻雜在漢語中的痕迹。漢語中已經有“每年”這個正規的詞，而“年別”這個詞總覺得有點奇怪。至於“手”這個詞，或許也帶有一點非漢語的來源。

唐代的資料，就像剛纔所說到的，敦煌變文無論從量的方面還是從質的方面來講都很重要。除了與此相關聯的敦煌發現的歌謠、曲子詞、傳記外，還有唐代的詩、小說以及禪宗語錄等。這些種類在材料上都比較豐富。到了宋代，宋人留下的大量詩餘（詞）以及宋儒的語錄，加上筆記、野史之類，也非常豐富。對這些材料如何來進行處理，其一般的方法論，一言難盡，但總得像剛纔所說的那樣對每個詞語進行分別對待，必須對每部文獻一個不漏地逐一查閱考證。例如在唐代的詩中，特別是到了中唐以後，開始大量地使用口語。令人略感困惑的是在唐詩中所使用的這些口語詞，並不是隨便都能用的。很顯然，它是要融合為詩的語言的，作為一種詩語來使用，絕不是什麼口語詞都能隨便地用到詩中去的。作為詩語是經過辨別篩選的詞語，只有這樣的詞語纔在唐詩中保留，而經過唐詩用語的篩選而被淘汰的口語在當時是很多的。這裏舉“與摩”這個奇妙的詞為例。這個詞在唐代禪宗語錄中大量地出現，用作副詞表示“那樣地”的意思，也包括少量形容詞用例，表示“那樣”。到了宋代，這個詞不再使用，完全地演變為“恁的”、“恁地”。估計這個詞在唐代通常肯定是作為日常語言來使用的，它在唐詩裏絕對不會使用的。那又到底是為什麼呢？對於能否選用於詩中，理論上到底如何纔能採

用，雖然很難判斷，但很明顯須經過選擇，這點是毋庸置疑的。爲什麼某種詞會被排除呢？保守的說法是因爲這些詞語作爲詩語或文學用語較難融合。這也許可以作爲一種粗淺的解釋，但僅僅是這種解釋怎麼也不足以說明問題。難道這就是中國人對“文學用語”來說稱得上相當嚴密的美學意識和審美眼光嗎？大概一個詞語具有文學味兒和音調就作爲“文學用語”選擇的標準。這只是從結果論，但目前我對這個問題只能這麼說。

日語斷代研究的一個成果《時代別國語典》^①，現在正在進行着非常周密的編纂工作，而在中國還不能集中精力地做到這一步。在中國最多對不同的體裁、形式作詞彙的整理研究工作，如戲曲、小說等。較有代表性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開拓了超越敦煌俗文學形式框架的中古漢語研究的新領域。這些工作還需要不斷地大量地進行，我們期待着不久將會進入動態性的通時研究。剛纔，我在村上哲見先生的研究室裏看到了《宋元語言詞典》。這是一本1985年12月出版的詞典，看得出花費了不少精力，但就粗略地翻閱一下所得的印象，好像這本書也有一些問題。就像剛纔我指出的張相先生著作中存在的問題，這本書中也同樣存在。

我最初開始做元曲的研究，後來不久又涉足閱讀禪宗的語錄。我總想要把這些東西統一起來。如同以前爲了能够讀懂元曲而進行一項基礎性的工作一樣，我把近世以前的古白話用例收集了起來。現在我手頭收集的卡片約有四千個單詞，其中的三分之一是過去中國人在筆記中作過考證的有關古白話的資料。這些資料幾乎已全部包含了近世以前的古代口語。去年，劉堅先生編纂了一本名爲《近代漢語讀本》的較爲周密的資料集，呂叔湘先生爲它寫了序。這本書所指的“近代漢語”中的“近代”概念是指從唐末五代到五四運動之前的一段時間，書中收錄了包括敦煌通俗文學在內的比較豐富的內容，還附有注釋。我想大概是作爲中國大學的中文系課程的教科書而編纂的吧。這項工作太田辰夫先生早已做過，在50年代出版了《中國歷代口語文》這部教材。《近代漢語讀本》是一部花了很多功夫的精心之作，不過令人仍感到遺憾的是漢譯佛典只選用了一個《百喻經》。當然對別人所做的工作挑毛病一定要謹慎從事，可喜的是包括松尾良樹先生在內的很多學者正在進行非常細緻的研究工作。這些工作是綜合性的中國口語史研究的基礎，我期待着這些工作不久將會使中國口語史研究取得成果。

一般地說，人們在做任何工作之前，如果不知道所做的工作有何意義、有何價值，就不會進行。我認爲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意義或價值在工作進行當中是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來的。雖然這可能是有點偷懶的做法，但是不管怎樣還是應該全力以赴地去做，酌情適當地加以體系化，而賦予某種意義的工作，以後考慮也可以的。不過，這僅僅是我的“作風”。至於剛纔提到的志村先生的那部大著，從開始起就有嚴密的計劃，構想了所要致力的工作。這並不只是對東北大學的各位而言，我是衷心希望能使志村先生的那項有意義的工作今後得以繼承和更加有所發展。以上的演講很雜，望諒解。

[追記]

9月底得到了《文史》第二十五輯，上面登載了王鐸先生《試論古代白話詞彙研究的意義和作用》一文，其論旨與我的構想如出一轍，在此推薦作爲參考。

(艾迺鈞翻譯,徐時儀修改,衣川賢次作注並審正)

附注

①《中國口語史的構想》:入矢義高先生於1986年6月應東北地區中國學會之邀赴東北大學時所作的講演,先由佐竹保子據錄音整理並發表於同年的《集刊東洋學》的第五六號,後收於《空花集——入矢義高短篇集》(1992)。入矢義高先生:日本著名的漢學家(1910—1998),畢業於京都大學後,歷任名古屋大學、京都大學、花園大學、禪文化研究所等教授,1994年被選為日本學士院會員。著有《求道與悅樂——中國的禪與詩》、《自己與超越》,翻譯有《洛陽伽藍記》、《雨窗欹枕記·清平山堂話本》、《官場現形記》、《東京夢華錄》、《龐居士語錄》、《佛心法要·宛陵錄》、《馬祖語錄》、《臨濟錄》、《碧巖錄》、《玄沙應錄》等,編著有《禪語辭典》。

②倉石武四郎:日本著名漢學家(1877—1975),曾任京都大學教授,後轉東京大學教授。有著作三卷。

③東方文化研究所:即後來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29年創設時有京都和東京兩所,在東京的即後來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④吉川幸次郎:日本著名漢學家(1904—1980),京都大學教授。1939年任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研究室主任,主持元曲研究班。有《吉川幸次郎全集》二十七卷。

⑤羅斯·佐佐木:美國人(1886—1967),戰後來日本在京都大德寺組織了禪宗語錄研究班,去世後由入矢義高先生整理出版英譯《臨濟錄》(1975)。

⑥太田辰夫:日本著名漢學家(1916—1999),神戶外國語大學教授。著有《中國語歷史文法》(1958,中譯本1987)、《中國語史通考》(1988,中譯本1991)、《改訂古典中國語文法》(1984)、《中國語文論集》(1995)等。

⑦松尾良樹:奈良女子大學教授(1946—),在入矢義高先生這篇演講前作了《關於鳩摩羅什譯經中的口語》的報告。

⑧志村良治:東北大學教授(1928—1984),著有《中國中世語法研究史研究》(1984,中譯本1995),有著作集二卷。

⑨書評:指《評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中國文學報》創刊號,1954,中譯見《俗語言研究》第四期,1994)。

⑩小川環樹:日本著名漢學家(1910—1993),京都大學教授,著作集有五卷。他說這種“別”的用法當源於鮮卑語,見《關於稻荷山古墳的鐵劍銘與太安萬侶墓誌所見的 Koreanism(古代朝鮮語語法的影響)》(1980)。

⑪《時代別國語辭典》,原計劃分為六期(上代、平安、室町、鎌倉、江戸、近代),從1942年開始編寫工作,但經過幾次曲折,目前只有《上代編》一卷(1967)、《室町時代編》五卷(2000)。

The conception of the colloquial words' history

RuShi Yigao

Abstract: This paper was the speaking by Rushiyigao. It discusses some colloquial words and makes a conception on the Chinese spoken words' history.

Key words: colloquial words, colloquialism's history, conception

通訊地址:艾迺鈞、徐時儀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 郵編 200234
衣川賢次 日本花園大學

重疊與歸一*

——漢語語法歷史發展中的一種特殊形式

曹 廣 順

內容提要 漢語語法的歷史發展，是通過新格式的產生與舊格式的消亡來實現的。過去的研究已經注意到，新舊交替之間會有一個並存的階段，也就是新舊格式在語言中同時存在，同時使用。這種並存還有一種特殊形式，就是把新舊兩種格式疊加在一起，在一個句子裏重疊使用，這種重疊的格式只是發展中的過渡階段，最後一般都會走向歸一。而歸一的結果，新舊兩種，常常選擇新的；固有的和外來的，常常選擇固有的。

關鍵詞 重疊 歸一 歷史發展

一 題解

漢語語法的歷史發展，是通過新格式、虛詞的產生與舊格式、虛詞的消亡來實現的。過去的研究已經注意到，新舊交替之間會有一個並存的階段，也就是新舊格式或兩個虛詞在語言中同時存在，同時使用。然後，在時間的推移中，新舊成分的使用頻率逐漸發生逆轉，舊的減少，最後到消亡；新的增加，成為主要或者唯一的形式。類似的現象在整個漢語語法史中屢見不鮮，是一種反復出現的演變規律。

在漢語語法史中這種並存有時還以一種特殊的形式出現，就是把新舊兩種格式或虛詞重疊起來，在一個句子裏重複使用，構成一種對語法意義重複表達的格式，然後同樣經過時間的選擇，一個消亡，一個保留；也有時會把不同的表達方式凝固成一個整體，使用下去。我們把這種新舊交替中出現的，通過在一個句子中重複使用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語法手段的中間過程，最後實現交替的現象，叫做重疊與歸一。

語法的演變發展有不同的機制，如語法化、語言接觸等等，而上述重疊與歸一過程，出現在不同的變化機制裏。

* 本文初稿曾在第二屆海峽兩岸漢語語法史討論會（2000，北京）上宣讀過，這次發表作了較大修改。

二 語法化過程中的重疊與歸一

重疊與歸一在語法化規律中主要體現為並存原則和擇一原則。並存原則沈家煊(1994)說是：“一種語法功能可以同時有幾種語法形式來表示。一種新形式出現後，舊形式並不立即消失，新舊形式並存。”擇一原則是：“表達同一語法功能的多種並存形式經過篩選淘汰，最後縮減為一兩種。”^①

重疊與歸一和語法化中的一般的並存原則和擇一原則有所不同，並存原則是指表達同一語法功能的不同語法形式在一個共時系統中同時存在，如漢語結構助詞先後用過“者、許、底、的”，在中古漢語裏，“者、許”同時使用，近代漢語裏“者、底、的”同時使用；處置式表示處置的介詞，中古到近代使用過“取、持、將、把”，在不同的時期它們的使用有所交叉，但它們一般都是在一個句子之內選擇其中的一個。這些情況都是共存現象，但不是重疊，因為它們沒有在一個句子中重複使用。所以，重疊是並存的一種特殊情況。

語法化中的重疊有兩種情況，較為常見的是在一個新的虛詞產生後，新舊虛詞同時存在，而且，兩個同樣功能的虛詞在一個句子之內重疊使用。如：

總括副詞

古代漢語中原有總括副詞“皆、悉”：

1.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
2. 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韓非子·初見秦）

中古開始出現“都”：

3. 迴身四顧，所可以食虎以濟子命，都無所見。（六度集經·卷一）
4. 寧都亡諸寶，不失斯珠。（同上·卷二）

在總括副詞“都”出現以後，“皆、悉、都”並存，還出現了“都”與“皆、悉”等重疊使用的“都皆、都悉”：

5. 時諸餓鬼，見啖婆羅臭處不淨，都皆舍去。（撰集百緣經）
6. 未盈一月，宮室屋宅，都悉成就。（雜寶藏經）

類似的情況一直在近代漢語裏延續，直到宋代以後，“都”成了主要的總括副詞，“皆、悉”及相關的重疊形式被淘汰，歸一的過程纔完結。

這種重疊是一種簡單的重複，重疊成分的語義、功能、語法位置都一樣，它出現的原因可能只是因為新舊成分在使用中所佔的比重差不多，舊的還沒有消亡，新的也沒有佔據主導地位。重疊是擇一的過程，是變化的中間階段。在漢語虛詞的替換過程裏，重疊是一種比較常見的現象。

語法化中的另一種重疊，是在語法結構的變換中，新結構出現之後，舊結構仍沒有消失，在一個句子之內，新舊結構重複使用，構成一個兼具新舊兩種結構關係的中間句式，通過這

個中間階段的過渡，最後完成擇一過程。如：

結果補語

漢語結果補語來自連動式，結果補語產生之前連動式有 $V_i V_t O$ 和 $V_t O V_i$ 兩種格式：

7. 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史記·鄭世家）

8. 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同上·匈奴列傳）

結果補語產生初期，新產生的 VCO 和 $V_t O V_i$ 兩種格式，由於表達的語義相近，隋唐之際出現了把兩個不同的結構加在一起的 $VCOV$ 格式：

9. 昔遊獵時，執箭或持刀，射殺野鼯死。^②（佛本行集經·卷十二）

10. 決退散我魔軍，如象塌破諸瓦壞。（同上，卷二十七）

11. 但自去非心，打破煩惱碎。（壇經）

12. 漢王曰：“前月二十五日夜，王陵領騎將灌嬰斫破項羽營亂並無消息。”（漢將王陵變）

13. 不是別人，則是前月二十五日夜，王陵領騎將灌嬰，斫破寡人營亂，二十五萬人各着刀箭，五萬人當夜身死。（同上）^③

這些 $VCOV$ 格式裏 C 和第二個 V 都是第一個 V 的結果，都是 O 的狀態，有時它們甚至是同樣的意思。像例 9，中古“殺”在“ V 殺 O ”格式裏已經出現了不及物化的趨勢，出現了“笑殺/凍殺”等用法，逐漸變成了“死”的意思，例子中“射殺”和“射死”意思就比較接近了。同樣例 10 的“塌”和“壞”，11 的“破”和“碎”等也是一樣的。雖然語義相近，但它們在結構關係上却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是連動式，一個是結果補語。 $VCOV$ 格式是連動式和結果補語兩者的混合，是結構關係改變中的中間階段。

反詰問句

近代漢語中的反詰問句宋代開始用“不成”表達，隨後又出現了“難道”，現代漢語中“難道”取代了“不成”。這個取代過程中，出現過重疊和歸一。

宋代反詰問句使用“不成”，如：

14. 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冲太白也？（二程集，P216）

15. 是已了，割與貴朝，却言不要，不成剛強與得？（三朝北盟會編·茅齋自叙）

16. 若不各自做一節功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朱子，P306）

17. 歸休去，去歸休，不成人總要封侯？浮雲出處元無定，得似浮雲也自由。（辛棄疾《鷓鴣天》詞）^④

表示反詰的副詞“難道”可能出現於宋代，但在宋元只能看到很少的例子。元代如：

18. 可恨狂風空自惡。曉來一陣，晚來一陣，難道都吹落？（顧德輝《青玉案》詞）

“難道”在元明使用還不多，多數作品中我們見到的是“不成”：

19. 乞得田園自在身，不成還更入紅塵？（元好問《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之四）

《水滸傳》《西遊記》中，還是只有“不成”出現：

20. 沒地裏倒把我發回陽谷縣去不成？（水滸傳·二十八回）

21. 有本事吃了他，沒本事擺佈他不成？（西遊記·七十五回）

然後出現了“難道……不成”的重疊格式，和“不成”“難道”構成的反詰問句同時使用，並一直延續到清代晚期：

22. 難道再有洞庭紅這樣好賣不成？（拍案驚奇·卷一）

23. 那丫頭自不來擔，難道老娘送進房去不成？（醒世恒言·卷一）

24. 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紅樓夢·十九回）

經過一個時期的重疊，“不成”使用減少，有些清代中期的文獻（如《儒林外史》）中，單用“不成”的句子已經不再出現了。

“AdvVP”式疑問句

“AdvVP”式疑問句是現代漢語一些南方方言的反復問句格式，Adv 一般用“可”，所以也稱“可 VP”句式。“AdvVP”句式的出現過程，也經歷了一個重疊到歸一的階段。

漢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反復問句式是“VP 不”，漢代出現了“VP 不 VP”，“AdvVP”式出現較晚，我們看到的是東漢譯經中有使用“寧”的例子：

25. 寧有魚魚種，飛鳥飛鳥種……各各種？（人本欲生經）

26. 長者……而問佛言：我子寶稱，足跡趣此，瞿曇寧見？（中本起經·卷上）

東晉《增壹阿含經》中出現了使用“頗”字的例子：

27. 時婦報言：長者頗聞迦批、迦毗羅衛國斛淨王子名阿那律，當生之時此地六變震動繞舍一由旬內伏藏自出？長者報言：我聞有阿那律，然不見之耳。（增壹阿含經·卷二十）

28. 爾時衆多人民問象舍利佛曰：頗有阿羅漢還舍法服習白衣行？（同上，卷四十六）

在“VP 不(VP)”和“AdvVP”之間是大量的“AdvVP 不”式：

29. 寧有家不？（人本欲生經）

30. 老到病至若死時，寧有代我受此厄者不？（修行本起經·卷下）

31. 爾時尊者心自念言：日時向晚，俗人事多，或能忘不送食，我今寧可遣人迎不？（賢愚經·卷四）

32. 今此都下，頗有神人可師宗者不？（中本起經·卷下）

33. 汝難陀，頗見此瞎獼猴不？（增壹阿含經·卷九）

34. 誰在門前？頗有入宮婆羅門不？（佛本行集經·卷七）

“AdvVP”的出現和發展是以“AdvVP 不(VP)”為中間階段的，在“AdvVP 不(VP)”格式裏，“Adv”和“不”一起作為疑問表達的手段使用。^⑤它們重疊使用的時間從中古延續到近代。現代漢語方言中至今仍可看到使用“AdvVP 不(VP)”情況。

以上列舉新舊格式的重疊雖然都是語法化過程中的重疊，但具體情況還是有所不同。“VCO”和“VOV”，是兩種不同的語法結構，它們只是因為表達的語義相近（實際上如果仔細分析，C 和 V 表達的意義是有所不同的），纔在“VCO”產生的初期，被混合在一起，變成了

“VCOV”。歸一的結果，是隨着“VOV”的消失，“VCOV”也不再使用，只剩下了“VCO”。這一變化是新舊的交替，但它是完全不同的語法格式的交替。“不成”和“難道”表達的是相同的語法意義，前期的“不成”位置在句首（例 14—18），與“難道”一樣都是表示反詰的副詞，這種雙音節的虛詞，基本上沒有重疊使用的情況，所以句首的“不成”沒有和“難道”重疊的條件。元明之後，“不成”出現了類似語氣詞的用法，出現在句尾。“難道 S”和“S 不成”同是反詰問句，一個用反詰副詞，一個用反詰語氣詞，重疊使用就變成了“難道 S 不成”。明清使用了一個時期之後，“S 不成”逐漸消失（如《儒林外史》）。在現代漢語裏，“難道 S 不成”也不再使用了，“難道 S”成為反詰問句的基本形式。反復問句“VP 不(VP)”和“AdvVP”的變化更為複雜。我們注意到，“VP 不(VP)”出現最早，“AdvVP 不(VP)”在東漢譯經中已經比較廣泛地使用了，“AdvVP”出現最晚，而且出現很少。這種時間順序和使用分佈表明，當“AdvVP 不(VP)”出現的時候，其中的“Adv”可能還沒有承擔表示反復的疑問功能，它還只是一個表示語氣的副詞。是在“AdvVP 不(VP)”這個環境中，隨着“不”功能的弱化，格式裏的“Adv”從表示測度向疑問發展，最終取代“不”，成為表示反復的疑問副詞，造成了“AdvVP”格式。所以，“AdvVP 不(VP)”提供了“Adv”語法化的格式條件，早期的“AdvVP 不(VP)”中“Adv”和“不”並沒有構成重疊，只有當“AdvVP”格式出現，“Adv”變成表示反復問的副詞之後，它們纔是一個我們所謂的重疊結構。而這個重疊的歸一過程，在不同方言中得到了不同的結果：北方方言多數是維持早期形式“AdvVP 不(VP)”，部分南方方言使用“AdvVP”，也有個別地區三者都用，或選擇其中的兩個。

簡言之，語法化過程中的重疊和歸一的基本情況是：

1. 新虛詞產生初期，功能相同的新舊虛詞容易出現重疊使用的情況，經過這一過程淘汰舊的，使新虛詞得以確立。
2. 新語法格式產生初期，功能相近或相同、結構關係差別較大的新舊兩種語法格式會出現重疊使用的情況，選擇的結果基本上是新的戰勝舊的，但有時在不同方言中，發展方向、最終結果有所不同。

三 語言接觸中的重疊與歸一

在漢語與其他語言發生語言接觸的時候，漢語固有的與外來的兩種意義相近的語法格式，常常會重疊使用，經過一段混用之後，實現歸一^⑥。就目前所見，這種情況在元代的白話文獻中比較多見^⑦。

動詞重疊

蒙語是 SOV 型語言，動詞在賓語的後面；漢語是 SVO 型語言，動詞在賓語之前。這種類型差異在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把蒙語帶進漢語區之後，可能給學習使用漢語的蒙古人和受到蒙語影響的漢人，都造成困惑，於是除了漢語的 SVO 型和蒙語的 SOV 之外，還出現了